

國子監志

獻功

卷之三十一  
禮志七

第 二 十 五 冊

國子監志卷三十一

禮志七

獻功

康熙三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親征厄魯特噶爾丹。朔漠蕩平。禮部奏請

舉行慶典。

特遣官釋奠

先師孔子。

聖祖仁皇帝御製平定噶爾丹告祭



先師孔子文

朕服膺聖訓。殫究遺文。凡茲六籍所垂。惟以安民為要。臨御以來。孜孜圖治。綏乂蒸民。遠邇中外。視同一體。乃有厄魯特噶爾丹。荒陬狡寇。肆虐跳梁。擾毒邊方。稔惡已極。朕親統六師。三臨絕塞。宏彰捷伐。克奏膚功。逆孽就俘。克渠殄滅。遐荒番部。罔不歸誠。自茲永靖邊塵。咸安生業。惟是至聖先師。默相啟佑。特遣專官。敬申禋祀。祇告成功。伏惟昭鑒。尚饗。

四十三年

御製平定朔漠碑文勒石國學

碑亭建大成殿階下甬道西

聖祖仁皇帝御製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文

維

天盡所覆。海內外日月所出入之區。悉以畀予一人。自

踐阼迄今。早夜殫思。休養生息。冀臻熙皞。以克副維

皇大德好生之意。庶幾疆域無事。得以偃兵息民。乃

厄魯特噶爾丹阻險北陲。因此一方人。既荼毒塞外。

輒狡焉肆其克逆。犯我邊鄙。虐我臣服。人用弗寧。夫

蕩寇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內。邊寇不除。則吾民不安。此神人所共憤。天討所必加。豈憚一人之勞。弗貽天下之逸。於是斷自朕心。躬臨朔漠。欲使悔而革心。故每許以不殺。彼怙終不悛。我師三出。絕塞朕皆親御以行。深入不毛。屢涉寒暑。勞苦艱難。與偏裨士卒共之。迨彼狂授首。脅從歸誠。荒外君長。來享闕下。西北萬里。灌燧銷烽。中外又謐。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既告厥成事。乃蠲釋昔災。潔事禋望。為億兆祈昇平之福。而廷臣請紀功太學。垂示來茲。朕勞心於邦

本。嘗欲以文德化成天下。顧茲武略。廷臣僉謂所以建威消萌。宜昭斯績於有永也。朕不獲辭。考之禮王制。有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而泮宮之詩。亦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禮王師大獻。則奏愷樂。大司樂掌其事。則是古者文事武事為一。折衝之用。具在樽俎之間。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此文武之盛制也。朕嚮意於三代。故斯舉也。出則告於神祇。歸而遣祀闕里。茲允廷臣之請。猶禮

先師以告克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旨為相符合也爰取思樂泮水之義為詩以銘之以見取亂侮亡之師在朕有不得已而用之之實或者不戾於古帝王伐罪安民之意云爾銘曰

魏魏

先聖萬世之師敬信愛人治平所基煌煌聖言文武道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朕臨域中逾茲三紀嘗見羹牆寤寐永矢下念民瘼上承

帝謂四海無外盡隸侯尉維彼克醜瀆亂典常既梗聲

教遂窺我疆譬之於農患在螟螣秉畀不施將害稼穡度彼游魂險遠是怙震以德威可往而取朕志先定龜筮其依屬車萬乘建以龍旂祝融駉鸞風伯戒途宜暘而暘利我樵蘇大野水涸川瀆效靈泉忽自湧其甘如醴設為犄角一出其西一出其東中自將之絕域無人獸羣自掩五日窮追彼狂走險大殲於路波血其孥翦其黨孽俘彼卒徒衆烏晝號單馬宵遁恐久駐師重為民困慎固戍守還轅於京自夏徂冬雨雪其零載馳載驅我行至再蠢茲窮寇昏惑不

悔我邊我氓以休以助爰寧其居爰復其賦藩落老  
 稚斯恬斯嬉歲晏來歸春與之期春風飄翩揚我旆  
 旂我今于邁如涉我郊言秣我馬狼居胥山登高以  
 眺閔彼彈丸天降克罰孤雛就羈三駕三捷封狼輿  
 尸既腊臬獍既獮豺獍大漠西北解甲棄及振旅凱  
 入澤霈郊卜明禋肆赦用迓景福昔我往矣在泮飲  
 酒陳師鞠旅誓屈羣醜今我來思在泮獻功有赫頌  
 聲文軌來同采芹采藻頌興東魯車攻馬同亦鐫石  
 鼓師在安民非出得已古人有作昭示斯旨緬惟虞

廷誕敷文德聖如

先師戰慎必克惟兵宜戢惟德乃綏億萬斯年視此  
 銘詞

雍正二年大兵西征羅卜藏丹津青海底定凱  
 還

世宗憲皇帝御午門受俘

遣官釋奠

先師孔子三年

御製平定青海碑文勒石國學

碑亭建大成殿  
階下甬道東南

世宗憲皇帝御製平定青海告成大學碑文  
我國家受

天眷命。撫臨八極。日月所照。罔不臣順。遐邇乂安。兆人  
蒙福。乃有羅卜藏丹津者。其先世固始汗。自國初稽  
首歸命。當時使臣建議。畀以駐牧之地。其居雜番羌  
密近甘涼。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睿慮深遠。每厯於懷。既

親御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部落札什巴圖兒  
等。震驚承命。

聖祖仁皇帝因沛殊恩。封為親王。兄弟八人。咸賜爵祿。  
羈縻包容。示以寬大。而狼心梟性。不可以德義化。三  
十年來。包藏異志。朕紹登寶位。優之賜賚。榮其封號。  
尚冀革心。輯寧部衆。而羅卜藏丹津。昏謬狂悖。同黨  
吹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溫布藏巴札布等。實為元  
惡。謂國家方宏浩蕩之恩。不設嚴密之備。誕敢首造  
逆謀。迫脅番羌。侵犯邊城。反狀彰露。用不可釋。於天  
誅。遂命川陝總督太保公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聲  
罪致討。以雍正元年十月。師始出塞。自冬涉春。屢破

其衆凡同叛之部落戈鋌所指應時摧敗招降數十萬衆又降其貝勒貝子台吉等二十餘人朕猶閔其蠢愚若悔禍思愆束手來歸尚可全宥而怙惡不悛負險抗違乃決翦滅之計以方略密付大將軍羹堯調度軍謀簡稽將士用四川提督岳鍾琪為奮威將軍於仲春初旬

馮牙徂征分道深入搗其窟穴電掃風驅搜剔巖阻賊徒蒼黃糜潰窮蹙失據羅卜藏丹津之母及謀逆渠魁悉就俘執擒獲賊衆累萬牲畜軍械不可數計

賊首逃遁我師踰險窮追獲其輜重人口殆盡羅卜藏丹津孑身易服竄匿荒山殘喘待斃自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僅旬有五日軍士無久役之勞內地無轉輸之費克奏膚功永清西徼三月之朔奏凱旋旅饒鼓喧轟士衆訢喜四月十有二日以倡逆之吹拉克諾木齊等三人獻俘

廟

社受俘之日臣民稱慶伏念

聖祖仁皇帝威靈震於遐方福慶流於奕葉用克張皇

六師殄滅狂賊行簡將士亦由感激  
湛恩厚澤為朕踴躍用命斯役也芟夷凶悖綏靖番羌  
俾烽燧永息中外人民胥享安阜實成

先志以懋有不績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於  
學所以定兵謀也獻馘而釋奠於學所以告凱捷也  
宜刊諸珉石揭於太學用昭示於無極遂為之銘曰  
天有雷霆聖作弧矢輔仁而行威遠寧邇維此青海  
種類實繁錫之茅土列在藩垣被我寵光位崇祿富  
負其阻遐禍心潛構恭惟

聖祖慮遠智周睠念荒服綏撫懷柔朔野既清西陲攸  
震爵號洊加示之恩信如何克狡造謀逆天鼓動昏  
慙寇侵於邊惟彼有罪自干天罰桓桓虎貔爰張九  
伐王師即路冬雪初零日耀組練雷響輦鉦蠢茲不  
順敢逆戎旅奮張螳臂以當齊斧止如山嶽疾如雨  
風我戰則克賊壘其空彼昏終昧曾不悔戾當翦而  
滅斯焉決計厲兵簡將往搗其巢踰歷嶽嶠坦若坳  
郊賊棄其家我繫而獲牛馬谷量器仗山積蹇兔失  
窟何所逋逃枯魚游釜假息煎熬師以順動神明所

福旬日凱歸不疾而速殪彼逆謀懸首藁街獻俘成  
 禮金鼓調諧西域所瞻此惟雄特天討既申羣酋惕  
 息橐戈偃革告成辟雍聲教遐暨萬國來同惟我  
 聖祖親平大漠魏功煥文邁桓軼酌流光悠久視此銘  
 辭繼志述事念茲在茲

乾隆十四年大兵征金川酋長娑羅奔窮蹙乞  
 降

高宗純皇帝憐而宥之金川底定凱旋廷臣請循  
 聖祖仁皇帝平定朔漠

世宗憲皇帝平定青海例告成於學  
 詔從之

遣官釋奠

先師孔子

御製平定金川碑文勒石國學碑亭建大成殿階下甬道西

高宗純皇帝御製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天畀我皇清握乾符俯坤軸函括萬邦悉主悉臣

五后纘承創守佑啟亦惟是二三蓋臣布德宣力予曰

有先後予曰有禦侮用造我不丕基罔有孽芽罔不

煦嫗長養游於大當粵有金川娑羅奔者居西蜀桃關以外界綽斯甲小金川之間向曾從征得受符檄與諸土司齒顧恃其險遠夜郎自大構釁鄰番各土司申訴封疆吏吏曰蔓之不圖豈其視為甌脫乃請兵籌餉期掃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怯縮以老師或獯狡以蓄志軍無適從事用不集予心憫然念邊徼之不寧或致增防置戍重勞吾民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義同休戚毅然請肩斯任乃命以經略印益厚集諸路軍芻粟相繼閭閻不驚卜吉於戊辰十一月之三

日。

馮牙以指所征朕親御武帳賜經略酒以行天日和昶陽氣宣復都人士聽覩聳躍罔不忭喜謂露布之旦暮至也乃歷燕晉驅秦隴越劔閣絕川江凌桃關之巖徑天射之峻又日討軍實而教誡拊循之均其渴飲飢食同其曉征夜眠至於密贊機務親草奏章則又經略獨勤其勞而諸武臣有所不知有弗能共者恩威既明士用益勵度番落如戶庭過部伍於衽席奸酋授首軍聲大振復以巨礮擊其碉堅碉以摧

將俟諸軍之集。搗其中堅。而番酋駭駭。瞿駭喙。稽首請降。經略臣以彼罪重惡極。窮而乞生。久或渝且。備馬慮不允所請。朕惟

天地之德在好生。彼蟻潰而鼠駭者。毋寧赦而宥之。且求降而盡殲之。不可謂武矧不足以污我斧也。於是經略宣朕明旨。登壇受降。己巳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深入數千里。奏凱未七旬。而振旅之師多有返自中途。未究其用者。昔之成功巴蜀。如建武之定公孫。江陵之降李勢。皆在版圖之內。無

足比數。廷臣舉

皇祖朔漢

皇考青海成例。請勒碑成均。以示來許。夫秉丹誠而運籌決勝。永靖荒徼者。經略大學士之功也。商可否於帷幄。衝矢石於行陣者。參贊大臣及諸將士力也。朕何有焉。惟是體

乾元之德。凜佳兵之戒。保大定功。安民和衆。庶幾可以垂則乎。乃系之辭曰。

維

天生人類聚羣分。凡茲林林孰非我民。有羈而縻。有誨而諄。豈伊異視。遠近殊倫。守在四夷。稽古名言。無已用之。寓義於仁。蠢彼金夷。恃其險阻。蠶食豨張。謂莫我拒。不靖不庭。侵厥鄰聚。駭奔叫呶。以干大咎。匪棘匪紓。獫狁之故。我張我伐。獫狁之故。我師既集。賊亦相持。匪敢相持。懼誅自支。兩易寒暑。救功稍稽。賊益以狂。怒臂當車。罪臣既誅。以徇我師。朕咨於恒。汝往視之。朕咨於恒。惟汝同德。惟我庶士。亦久於役。將茲旗兵。羽林神策。其勇熊羆。其心金石。何敵弗

摧。何攻弗克。濟以汝忠。奏捷頃刻。恒拜稽首。臣敢弗覆。既

禡既宜。師出于京。師出于京。時維一陽。未逾五旬。乃壓其疆。前旌獵獵。有節煌煌。羣番迺驚。謂自天降。維彼攸恃。曰良爾吉。以偵以謀。如鬼如蜮。其恃爰誅。其類股慄。紀律是明。戎兵是詰。鑄礮攻礪。其守以失。惟是懼誅。潛弗敢出。其潛弗出。乃且夕延。將齊我軍。披其中堅。大韃大膊。期日之前。彼乃窮蹙。乞降悚虔。惟命是從。六軍永遵。除道築壇。肉袒羊牽。赴赴

鍾琪乃度之愬聿抵賊巢開誠以諭攜其二酋軍門親赴悔罪歸誠車塵馬足順斯撫之昭我王度昔也雷霆今也雨露七縱諸葛單騎汾陽曰我相臣于前有光晉爵錫服黼黻龍章速歸黃閣左右贊襄休養生息惠鮮蜀邦我武既揚無疆惟慶

二十年大兵平定準噶爾俘達瓦齊伊犁底定

大功告成

遣官釋奠

先師孔子二十三年

御製平定準噶爾碑文勒石國學

碑亭建大成殿階下甬道東

高宗純皇帝御製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

遼矣山戎薰粥旃裘毳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驛奚雖無恒業厥有分部蓋自元黃剖判萬物芸生東夷西夷各依其地謬舉淳維未為理據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政互海之築莫不畏其侵軼猾夏是虞自時厥後一二奮發之君慨然思挫其鋒而納之宥然事不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遠無定處故嘗勞衆費財十損一得搢紳之儒守和親

介胄之士言征伐。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有守在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皇清荷

天之龍興。東海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朝貢。從征狩。執役惟謹。準噶爾厄魯特者。本有元之臣僕。叛出據海西。終明世為邊患。至噶爾丹而稍強。吞噬鄰蕃。闌入北塞。我

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冥。誅脅從。遠遯跡。

毋俾遺種於我。喀爾喀厥姪策妄阿拉布坦。收其遺孽。僅保伊犁。故嘗索俘取地。無敢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以計襲哈密。入西藏。準夷之勢。於是而復張。

兩朝命將問罪。雖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策凌。能用其父舊人。乘我師怠。掠畜於巴里坤。擣營於和卜多。於是而準夷之勢大張。然地既險遠。主客異馬。此勞往而無利。彼亦如之。故額爾德尼招之。敗彼亦以彼貪利而深入也。

皇考謂我武既揚。不可以既。允其請和。以息我衆。予小

子敬奉

先志無越思焉。既而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暴殘，喇嘛達爾扎篡奪之。達瓦齊又篡奪喇嘛達爾扎而酗酒虐下，尤甚焉。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等率數萬人來歸。越明年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朕謂來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方來之患於我喀爾喀也。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魁，安我新附。凡運餉籌馱，長行利戰。

之事悉備議之。始熟經於庚戌之艱者，咸懼蹈轍。惟大學士忠勇公傅恆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則求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即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不可以久居。若而人，毋寧用其鋒而觀厥成，即不如志亦非所悔也。故凡禡旗命將之典，概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為之耳。塞上用兵，必以秋而阿睦爾撒納瑪木特請以春月，欲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遯。朕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二月丙辰，西路以二月己巳。各起行。哈密瀚海向無雨，今春乃大雨，咸以為時雨。

之師入賊境。凡所過之鄂拓克。攜羊酒糗糒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亦如之。達瓦齊於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近萬。我兩將軍議以兵取。則傷彼必衆。彼衆皆我衆。多傷。非所以體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錫等二十五人。夜斫營。覘賊嚮。賊兵大潰。相蹂躪。死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我二十五人。無一人受傷者。達瓦齊以百餘騎竄。六月庚戌。回人阿奇木霍集斯伯克。執達瓦齊來獻軍門。準噶爾平。是役也。定議。不過二人。籌事。不過一年。兵行。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

費。大勲以集。遐壤以定。豈人力哉。

天也。然

天垂佑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亦謂蚩蚩之衆云爾。豈其卿大夫之謂。既克集事。則又曰。苟知其易。將勸為之。夫明於事後者。必將昧於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一二有能為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暴失德之長。而其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懼。武成而勒碑文廟。例也。禮臣以為請。故據實事書之。其辭曰。

茫茫伊犁大幹之西匪今伊昔化外羈縻條支之東  
大宛以南隨畜獵獸蟻聚狼貪乃世其惡乃恃其遠  
或激我攻而乘我緩其計在斯其長可窮止戈靖邊  
化日薰風不侵不距不來其那款關求市亦不禁訶  
始慕希珍終居奇貨吏喜無事遷就斯悞漸不可長  
我豈懼其豈如宋明和市之為既知其然飭我邊吏  
弗縱弗嚴示之節制不仁之守再世斯斬篡奪相仍  
飄忽荏苒夙沙草面煎鞏披忱集泮飛鴉食黠懷音  
錫之爵位榮以華裾膝前面請願効前驅兵分兩路

雪甲霜鋒先導中堅如鼉錯攻益以後勁蒙古舊屬  
八旗子弟其心允篤二月卜吉牙旗飄颻我騎斯騰  
無待折膠泉湧於磧蕪茁於路我衆歡躍謂有天助  
匪啻我衆新附亦云黃髮未覩水草富春烏魯木齊  
波羅塔拉台吉宰桑紛紛款納牽其肥羊及馬潼酒  
獻其屠耆合掌雙手予有前諭所禁侵陵以茶交易  
大愉衆情衆情既愉來者日繼蠢達瓦齊擁兵自衛  
依山據淖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不目逃  
掄二十五曰阿玉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其郭

揮矛拍馬大聲疾呼。彼人既離。我志斯合。突將無前。縱橫鞞鞞。索角鹿埵。隴種東籠。自相狼籍。孰敢撻鋒。狐竄鼠逃。將往異域。回部遮之。克渠斯得。露布既至。告

廟受俘。凡此歲功。荷

天之衢。在古周宣。二年乙亥。淮夷是平。常武詩載。越我皇祖。征噶爾丹。命將禡旗。亦乙亥年。既符歲德。允協師貞。兵不血刃。漠無王庭。昔在準夷。弗恭弗諛。今隨師行為師。候尉昔時。準夷日戰。夜征今也。偃臥知樂人。

生曰。匪準夷曰我臣僕。自今伊始。安爾游牧。爾牧爾耕。爾長孫子。曰無向非。豈有今是。

兩朝志竟。億萬基成。側席不遑。保泰持盈。

高宗純皇帝御製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

惟

天盡所覆。俾我皇清。罔不在宥。惟清奉

昊天。撫薄海兆庶。悉主悉臣。叶

太祖

太宗

世祖肇基宅中。皇者其武。

聖祖

世宗。觀光揚烈。克臻邳隆。逮予藐躬。思日孜孜。期四海同風。咨汝準噶爾。叶亦蒙古同類。何自外攜。數世梗化。篡奪相仍。碩仇其下。厥達瓦齊。甚毒於醒。衆心底底。如苗斯蠱。如虺斯螫。衆口嗷嗷。視爾嗷止。予焦勞止。期救不崇朝止。視爾底止。予噫嘻止。亟出汝泥塗止。迺命新附爾為先鋒。熟悉其路。迺命勁旅。攜數月糧。毋或掠虜。師行時雨。王旅嘽嘽。亦無滌阻。左旋右

抽。王旅渾渾。既暇以休。烏魯木齊及五集賽。度之折折。台吉宰桑。迎降恐後。奚事斧吭。波羅塔拉。闡爾奇嶺。險如關闔。倒戈反攻。達瓦齊走。旦夕途窮。回部遮獲。彼鼠斯喙。地入無隙。露布飛至。受俘午門。爰貸其罪。自今以始。四部我臣。伊犁我宇。叶曰綽羅斯。及都爾伯特。和碩特。輝特。封四可汗。衆建王公。游牧各安。宰桑公臣。屬我旗籍。誰汝苦辛。爾恭爾長。爾孳爾幼。徐以教養。爾駝爾牛。爾羊爾馬。畜牧優游。分疆各守。毋相侵陵。以干大咎。齊禦外域。曰布魯特。越哈薩克。

醉飲飽食敬興黃教福自天錫伊犁平叶矣勒貞珉  
矣於萬斯年矣

謹案是碑恭勒於

御製平定準噶爾告成大學碑之陰故謹編於此餘不

登載



